

长篇历史小说

寒江夜雨

寒波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寒江夜雨

寒波著

长篇历史小说

长河落日系列



144

23786/07

长河落日系列

寒江夜雨

寒波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58,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2038-3}{\text{I} \cdot 1595}$ 定价：1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表

- 柳宗元 字子厚，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顺宗朝永贞革新主要参与者，后遭贬谪。
- 杨慧娘 宗元妻。
- 翠华 初为宗元侍女，后为继室。
- 刘禹锡 字梦得，文学家，亦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
- 韩愈 字退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官至吏部侍郎。
- 白居易 字乐天，诗人，《长恨歌》的作者，官至刑部侍郎。
- 湘灵 居易邻女，恋人。
- 王叔文 永贞革新策划者。
- 唐德宗 名李适，代宗之子。
- 唐顺宗 名李诵，德宗长子，永贞革新倡导者。
- 唐宪宗 名李纯，顺宗长子，仇视永贞革新。
- 李愬 字元直，西平郡王李晟庶子，曾以奇策雪夜平蔡州，功封凉国公。
- 吴武陵 柳宗元门生，扶危济困，行侠仗义，被誉为“江南大侠”。

目 录

第一章	闹兵变，圣天子仓皇出奔	1
第二章	举进士，柳宗元金榜题名	9
第三章	青梅竹马，柳子厚坎坷相思路	17
第四章	困居僧寺，韩退之十载长安梦	23
第五章	宠宦官，皇太子进谏父皇	30
第六章	了宿缘，柳宗元迎娶慧娘	40
第七章	庆入仕，贤夫妇喜游曲江园	50
第八章	怀隐痛，杨慧娘魂归离恨天	57
第九章	行侠仗义，吴武陵千里寻师	71
第十章	老马瘦主，韩退之狼狈回京	86
第十一章	美湘灵痴恋白居易	96
第十二章	吴武陵巧计助良缘	104
第十三章	国子监，昌黎讲学	112
第十四章	御史台，韩柳争辉	123
第十五章	皇太子锐意革新，众英杰聚议东宫	132
第十六章	嗣道王阴狠报复，韩昌黎雪拥蓝关	141
第十七章	革新遇阻，柳宗元四面楚歌	148

第十八章	壮志未酬，皇太子忽遭暗算	158
第十九章	老皇晏驾，大明宫群英斗奸宦	169
第二十章	藩镇猖狂，吴武陵只身探虎穴	182
第二十一章	思慧娘，母子决裂	190
第二十二章	夺兵权，背水一战	197
第二十三章	哑天子被劫金銮殿	206
第二十四章	韩退之寂寞阳山县	216
第二十五章	皇帝危急，昭容夜访	224
第二十六章	新政失败，君死臣贬	232
第二十七章	死生哀乐两相弃，韩柳刘聚会江陵	244
第二十八章	湘江水寒白雪皑，柳宗元贬居永州	253
第二十九章	哀湘灵，居易泪洒《长恨歌》	266
第三十章	荐诗文，韩愈营救柳司马	274
第三十一章	舍身救师，吴武陵南下永州	285
第三十二章	寄情山水，柳宗元始得西山	296
第三十三章	巧获佳景，兴建愚溪山庄	307
第三十四章	侥幸遇赦，北归京师故里	318
第三十五章	坎坎坷坷，四才子长安欢聚	325
第三十六章	怨怨仇仇，五司马再遭贬斥	333
第三十七章	天道不公，刘柳挥泪出京	339
第三十八章	平叛失利，武陵勇探蔡州	347
第三十九章	不倒翁贬官，居易悲赋《琵琶行》 ..	362
第四十章	贵公子求战，英雄用计迷叛贼	375

第四十一章	风寒彻骨，李愬雪夜平蔡州	383
第四十二章	开辟草莽，宗元嘉惠柳州民	390
第四十三章	寒江夜雨，柳太守辞游仙人山	396
第四十四章	韩愈惹事，李凉公怒砸淮西碑	403
第四十五章	孤臣血泪，柳宗元魂归长安	415
第四十六章	中兴遗恨，中和殿宦官杀君	427
第四十七章	栖凤古原，吴武陵血祭宗师	433
第四十八章	官场险恶，韩昌黎三气归天	443
第四十九章	世事沧桑，刘禹锡怀古乌衣巷	459
第五十章	长河落日，唐皇朝中兴成泡影	462
后 记		470

第一章 闹兵变，圣天子仓皇出奔

巍巍长安城，青青灞上柳，一座座飞阁流丹的大唐宫阙依旧，人间风物如昔，八年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已经二十年了。今年是玄宗（唐明皇）的曾孙——德宗皇帝李适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年），长安城中战争遗迹早已消除，城东北大明宫内白墙碧瓦鎏金溢彩的含元殿，依然高高雄踞在一丈多高的砖砌台基上，昂然俯视城中王侯百姓家，威临城外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和不舍昼夜汨汨流逝的渭水、浐水与灞水，象征了大唐天子昔日至高无上的君权。城中一百一十四座里坊鳞次栉比，甲第如云。各处街坊要道，店肆殷盛，商贩毕集，商货最为集中的东西两大市依然日中击鼓开铺，薄暮鸣金收市。城东南角的曲江池（又称芙蓉园）半在城中，半在城外，仍然是贵人平民的游览胜处，新科进士照旧登上园旁晋昌里内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百余年相因未改。

今天是十月初三日，长安城久雨初晴，大街上晨鼓通通响过之后，里正老汉们用钥匙打开了本里各座临街的坊门，里内小街上老人们拢着手互致问候，长安市民一天的生活开始了。渐渐地朝阳升起，煦和灿烂的阳光照耀得三座皇宫——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的各个建筑群更加金碧辉煌，也温柔暖和地斜照入寻常百姓家的庭院，为他们驱散初冬的寒意。车马行人陆续涌出了坊门，活跃在大街之上，过午以后，士人妇女纷纷骑马驱车往游曲江池，

清清池水载浮着无数游船，孩子们彼此泼水叫笑，欢乐一片，池畔亭台楼榭掩映在绿荫丛中，游人如织。

这时从城中昂昂然策马来了两位官员，一个白净面皮，修长潇洒，年约三十来岁，穿戴了软脚乌纱幞头，深青色官服，腰束黄铜革带，还有一个年岁略大，身材矮小，绿袍银带，一口杭州土话。两人在曲江池前下了马，自有跟随的童仆看管马匹，他们信步进园游览了各处胜景，缓缓来到芙蓉园南首，已是面临城南通往关东的大道了。那穿青袍的名唤王叔文，江南会稽（今绍兴）人士，胸怀大志颇有才华，却只在苏州做得个正八品司功参军，郁郁不得意。那穿绿袍的名唤王伾，字维昭，虽才干不如叔文，书法却极佳妙，为太子李诵所赏识，做到了正六品太子舍人。他和叔文是极要好的故交，此番叔文进京探友，便想在京中谋个差使，庶可一展怀抱。

叔文遥望远方的终南山，仰首长啸道：“五兄，大丈夫终不能郁郁久居人下，明日见了太子，若不见留，小弟便将披发入终南山隐居，不再出山了。”王伾大排行第五，所以称为五兄，这是唐代的习俗。

王伾笑道：“老弟也太性急的了，以你的大才，太子早晚必定会重用的，何况你的围棋独步浙东，太子是最欢喜下棋的了，哪有不赏识的道理。”

叔文叹道：“五兄，围棋也不过是进身之阶罢了，岂能终身陪伴太子下棋？我多么盼望及我之身，能够帮助主上恢复大唐盛世的光景啊。自从安史乱后，朝廷威信扫地，藩镇割据，称王称霸，圣人（皇帝）又信任宦官，每支兵马都派内侍监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各地节度使连年叛乱，连年征讨，总不见成功。现在连一向恭顺的南方节度使也起而效尤了。我从苏州来，途经扬州，听说盐铁转运使包佶好不容易在江南筹集了八百万金帛，

用船运到扬州，准备转运京师接济急用，不料都被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强取了去，你说可恶不可恶，朝廷威信到哪里去了。”

正议论着，忽见城南大道上从城西转过来一彪兵马，打着“泾原”旗号，携儿带老，拖拖沓沓，身上全被前两日的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又饥又寒，怨声骂声，不绝于耳，一起望芙蓉园走了过来。蓦地里，京兆府差官沿路高喊：“京兆尹王公奉旨犒军，官民人等速速回避！”

王伾点点头道：“是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人马来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称王叛乱，围困河南襄城，姚太尉奉旨领兵五千前往解围，你看，将士们把家属都带来了，等着天子赏赐了金帛好带回去安家的哩。”泾原节度使管辖泾州、原州，即是现在的陇东平凉、泾川一带。

叔文摇首叹道：“这哪里还像一支兵马，简直是要饭的就是了。”

泾原兵士席地坐了，忍着性子等待犒赏。按照惯例，兵马一旦出境，朝廷不但酒肉犒赏，还有金帛赏赐，兵饷也加倍发放。少顷，果然从城内用牛车载来了无数犒师的箩筐，可是只盛着黑面馍馍和难以下咽的粗菜，列置在曲江园外道旁，且不说金帛，就连酒肉的影子也没有。叔文和王伾还在说话，未曾留意，转眼间，泾原兵士忽已腾身跃起，踢翻了箩筐，如大海怒涛般乱哄哄地咆哮怒吼道：“操奶奶的，咱们舍生忘死，前往襄城杀敌，天子竟不曾有丝毫赏赐，连饭食都是这般不堪，吃不饱肚子还能打仗？操他祖宗爷爷，把京兆府狗官揪下来宰了！”

京兆尹王伾也曾向皇帝李适要求金帛犒师，皇帝穷了，正愁开支不了征讨河北四处叛王和淮西叛乱的大笔军费开销，户部说半年之内至少还需再筹措五百万缗金帛，至今重税征敛，京中每片屋架都要征税，百姓怨声载道，仍然没有着落，守着宫中琼林、

大盈两处内藏库中的金帛，又舍不得取出分毫。王翊知道今天这一关难过，便推病躲在府中，只派了司兵参军来敷衍。参军见犯了众怒，吓得连连拱手道：“诸君息怒，某不过是区区参军，无能为力，待我赶进城去，务必争得金帛再来犒赏。”

说罢，一溜烟闪到人后，跨上坐骑，进城报信去了。

叔文挽着王伾道：“天子如此吝财，兵变就在眼前，我们快回城去吧。”

他们才转身，恰见一个童子，绿衫童髻，面目清秀，聪颖拔群，指着泾原兵士向身旁一位抱着幼儿的大人朗声说道：“三叔，天子重财不重人，朝纲堕毁，兵变在即，天下又要大乱了。”

那位叔父喝道：“八郎，莫胡说，天子贤明，都是京兆府办事不周，也许会惹出祸事来，我们快回家吧。”

这个童子便是日后有唐一代杰出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大排行第八，故称八郎，当时只十一岁，三叔抱着周岁大的婴孩便是堂弟十郎宗直。

叔文扯扯王伾的衣袖，望着宗元赞道：“小小童子，见识高人一等，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谁知就在这刻儿，道旁兵士益发暴怒难遏，咒骂声震耳欲聋，便有一名牙将振臂呼噪道：“咱们别做傻瓜，天子不体恤咱们，咱们何必还理会什么军纪国法？在这里等到明天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听说禁中琼林、大盈两库金帛充溢，何不进城入宫，任咱们自己取来享受。”

将士们纷纷踊跃欢呼道：“对，进宫去，打开内藏库，取了金帛各自回乡享受，再不打仗了。”

于是擐甲张旗，鼓噪向东，转北，沿着东城墙根和浐水之间的大道直奔天子所在的大明宫去了。曲江园中游人益发骇异，叔文叹道：“五兄，小弟命运不济，此番进京，正遇上兵变，眼看明

天见不到太子了。”

王伾一边安慰，一边和叔文急急穿过曲江园向城内走去。宗元随了三叔柳纁也向前急走，才近紫云楼，忽见前边一群妇女中，有一个右足微跛的女童，不过七岁光景，双丫髻，红衫绿履，容貌娟秀，却显得有些苍白。宗元大喜道：“三叔，杨家妹子慧娘也来了，我们追上去和她们一起回家吧。”

柳纁却止住道：“不，别上去，妈妈知道了，要责怪你的。”

原来宗元父亲柳镇与慧娘之父河南弘农（今灵宝）人杨凭素来知己，柳家住东城亲仁里，杨家住永宁里，又是贴邻，两家时相过从。宗元与慧娘青梅竹马，极为友爱，慧娘五岁时，还不曾跛足，柳镇曾与杨凭提婚，将慧娘定与宗元为妻，杨凭也一口答应了，卢氏夫人只当是他们戏言，并不曾放在心上，自从去年慧娘跌伤了足，成了跛子，益发不愿宗元与慧娘往来，所以柳纁将侄儿宗元喝住，宗元只得怏怏地低下头随着叔父匆匆出了曲江池回家去。这时城中官民已经得悉泾原兵变，不多时，商铺收市，坊门紧闭，气氛异常紧张，人心惴惴不安地又在等待大难临头了。

泾原将士怀着满腔怨怒，不畏天，不怕地，沿着浐水西岸向北直奔。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大明宫延英殿中向皇帝陛辞，听得京兆府王翊匆匆入宫报警，慌忙出宫弹压，在城东长乐坡遇上了乱兵，还未开口，乱箭已经纷纷射来，令言无奈，俯身伏鞍，抱了马颈突入乱兵阵中大呼：“你们太鲁莽了，东征立功，何愁不富贵，现在这样犯上作乱是要满门抄斩的啊！”

乱兵不听，反而拥了令言回马前进，走不多远，又遇见一名中使拍马急驰而来，大呼道：“圣人慰劳将士，每人赐帛二匹！”

乱兵大怒，射杀了中使，吼道：“主上吝啬，不得琼林、大盈库决不罢休！”

疆耗接连报到大明宫，说是又一名宣慰的中使也在通化门外

被乱兵射死了，四十二岁的皇帝李适惊慌失措，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非一般为了犒赏闹事可比，于是急命高品内侍霍仙鸣道：“快，快传神策军使白志贞，立刻召集禁军严守京师四门，不得放泾原一兵一卒入城。”

霍仙鸣传旨去了。皇太子李诵闻讯，匆匆离了所住的少阳院，赶来见驾，恰见父皇神色严峻，背了手在宣政殿后东西两廊琼林库和百宝大盈库之间徘徊嗟叹，李诵清秀柔和的长方脸上露出了焦虑的神情，小心翼翼地上前奏道：“父皇，事急了，赶快动用内藏库金银犒军，先把乱兵打发离了京师，以后再细细访查为首闹事的，加以处决，若等乱兵进了城就没法收拾了。”

皇帝严厉地瞅了儿子一眼，摇了摇头，断然道：“内库金帛好不容易才积储下来，备作征讨叛乱的军费，怎可随意开销，况且军士出境便勒索犒赏，此风不可开，朕已命白志贞召集禁军防御，不愁区区泾原人马作乱。”

李诵今年二十三岁，虽然年轻，平常却很留意国政，这时又大着胆子奏道：“父皇，禁军精锐都已东调征讨河北、淮西叛乱，留在京师的恐怕不甚可靠。”

“怎见得？”皇帝李适怒道。

“儿臣听说禁军名册上虽有若干人马，却都是市井小儿，挂个军籍，支领军饷，平常只在做他们的生意买卖，这班人怎能打仗！”

“你为何不早奏明？”李适厉声道。

“这也不须奏明，据说自本朝开元、天宝以来就是这样。”李诵镇定地答道。

李适叹了口气，只是摇头，说道：“朕终不信有这等事。”

这时候，内侍引领神策军使白志贞来到御前，志贞汗流满面，还未等主上开口，便惶恐地伏地叩头道：“臣死罪死罪，禁兵大部

东调，留下来的一时之间竟都召集不起来，陛下还是赶快另拿主意。”

皇帝恨恨地跺足骂道：“果真有这样的事！”没奈何，只得吩咐霍仙鸣，“快装十车金银出城犒军！”

谁知金银才出宫门，叛军已经攻入城东北的通化门，那里距大明宫最近，浩浩荡荡，一路上对惊骇奔逃的长安百姓喊道：“莫怕，莫怕，咱们只向圣人要钱，不夺你们的商货，也不课你们的房架税，你们的好日子来了！”

于是一路奔突到大明宫南正门丹凤门外方才停了下来，七手八脚当当地敲响宫门上的饰金兽环，喧嚣呼叫：“开门！开门！”小民百姓居然也不怕了，在宫门外围观的不下万人。宫外吼叫声直入大内含元殿前，皇帝变色了，瘦棱棱马脸上腾起了一股杀气，他斜睨着眼环视左右。若在平时金殿上，臣下惹恼了他，必然厉声威吓：“卿不畏死吗？奈何不以家门为念！”

可是现在惹恼他的是宫门外无法无天的五千泾原变兵，而他身旁，只有太子，两名大臣，和赤手空拳的内侍，禁兵一个也没有，他气馁了。太子李诵挺身而出道：“父皇，军中良莠不齐，久则有变，让儿臣上丹凤门阙楼去向泾原将士宣谕退兵吧。”

翰林学士姜公辅谏阻道：“太子贵重，不宜亲冒危险，还是由臣陪了皇二子舒王去宣谕。”

皇帝叹口气，挥挥手道：“去吧！”

可是叛兵不听劝阻，公辅与舒王李谊又匆匆返回含元殿前，叩首道：“陛下，泾原兵士已从城中搜寻了竹梯，即刻便要架梯攻进宫来，叛乱已成，不可挽救了。陛下速定大计，且先出宫暂避，再图恢复，迟则来不及了。”

李适含泪彷徨，喃喃地向公辅道：“朕非出走不可吗？”

太子劝道：“如今困守宫中，危险莫测，一旦离宫，必有勤王

的兵马从四面八方云集行在，区区小芥，指日可平，万望父皇速作明断。”

李适捶胸流涕道：“朕非误国之君，登基四年以来，谨遵先帝遗旨，夙夜谋求平定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想今日变生肘腋，遭此大乱，天丧我也，天丧我也！”

猛然间，宫门内侍气急败坏地飞步奔报道：“官家快走，乱兵架了云梯，已经翻过宫墙来了。”

皇帝大惊，一跺足，携了妃嫔、太子、诸王、公主，由姜公辅、白志贞和高品内侍窦文场、霍仙鸣等随驾，王贵妃带了传国玉玺，匆匆开了后苑北门，乘马出宫，逃往长安西北的奉天（今陕西乾县）。

当夜，闲居在京中的太尉、中书令朱泚被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和乱兵拥入宫中，自称“大秦皇帝”，这便是“建中之乱”，成为中唐历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点，也决定了晚唐的命运，日后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的悲剧道路，无形之中也从此时渐渐地展开了。

第二章 举进士，柳宗元金榜题名

转眼十年过去，已是德宗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柳宗元二十一岁了。

历时一年另十个月的建中之乱，屡经艰难坎坷，侥幸被李晟，浑瑊诸将平定，叛将朱泚、李怀光、姚令言先后诛死，虽然藩镇割据依旧，朝廷总算粗粗安定下来了。

今天是四月二十五日，虽非朔望之日，但是恰逢礼部进士科放榜，宫中举行朝会，由皇帝亲自最后钦定，因此气氛格外隆重。上朝的文武百官纷纷猜议，因为安史之乱以后，朝政腐败，科举请托之风盛行，往往怀才者落第，而平庸的高官子弟中举，不知本科取士有无弊端，是否会被皇帝一笔勾销，主考大臣会不会因涉嫌私通关节而受处分，——恰恰柳宗元就在这一榜中了进士。

今晨天尚未明，大明宫从丹凤门至含元殿就已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昼，内廷仪仗也比朔望朝会增多，左右神策、龙武、神武、神威、羽林等十军五百名禁兵分成供奉仗、亲仗、勋仗、散手仗，头戴鹖冠，身穿五色彩衫，列于两廊之下，就差不曾动用大朝会中最最隆重的黄麾仗了。

兽环金钉，气势恢宏的大理石丹凤门徐徐打开，聚集在门外的文武百官由监察御史领了进入宫门，宗元等三十二名新科进士穿着白布襕衫，乌靴，头戴乌纱幞头，双带下垂，也由礼部官员

领进宫内，监门校尉一一核对了官员门籍和进士名册，凡籍上列名的，便唱道：“在！”于是一一放行。越过御河龙首渠支流上面的两座汉白玉下马桥，穿过柏树荫荫的甬道，迎面是朝天门，又越过一座宽大的庭院，方是含元门，门内东西两廊楼阁华瞻，东为翔鸾阁，西为栖凤阁，阁下为东西朝堂，列有肺石、登闻鼓，是为官员庶民鸣冤申告御状用的，又有钟鼓楼和金吾左右仗院。殿中侍御史督促百官在钟鼓楼前按品级就班，高品在前，低品在后，文官列前，武官殿后，依次进入含元门，来到含元殿丹墀下陞道之前。新科进士则由礼部官员引入东朝堂中候旨，宗元等都随携纸笔，以备天子复试。他从十七岁起就已参加进士科考试，可是奸相窦参当道，把持了科举，宗元两考未中，万幸窦参事败贬死，著名的中唐政治家陆贽由兵部侍郎拜相，荐举不畏权贵的户部侍郎顾少连为主考官，大力选拔“孤门寒士”，宗元终于脱颖而出，礼部放榜，宗元高高中了，同榜三十二人中还有日后的知友著名文学家刘禹锡。权贵子弟请托不成，众口诽谤，都说本科取士不公，皇帝李适听了，心中猜疑，便决定亲自临殿策问究竟，可见今天的朝会非同一般。

夹阶校尉见百官列班已毕，便向正衙大殿躬身奏道：“百官入毕，请驾！”

小内侍传入含元殿后的宣政殿，皇帝李适身穿淡黄色团领大袖蟠龙袍，头戴乌纱朝天幞头，腰束十三钲排方玉带，足穿六合乌皮靴，正在殿中徘徊吟诗。听了，缓缓走出殿门，步入铺上团龙披垫的竹制腰舆，四名小内侍抬起了镶金包铜竹竿。皇帝当年的心腹高品内侍窦文场、霍仙鸣都已出任了禁军神策监军，此时另一名高品内侍翟文进随呼：“启驾含元殿！”

便有一队宫人提了宫灯，执了掌扇，捧了金花、如意、拂尘、净壶等在前引导，又由数名宫女提了大红销金绉纱宫灯引了天子